有这样一种声音

高一（5）黄绚瑀

更深了。月光沉淀在树梢，任由混沌的云翳隐去它微明的光亮。夜色的漆黑主宰着一切，万物寂然无语；连风也压轻了它呼啸的步伐。

好静。我深陷在被褥中，这静更平添了我对黑暗的恐惧。窗帘明明已拉开到最大了，为什么还是这么黑，为什么到处都这样静？我几乎要嘶喊，只为弄出点声响来；可我不敢。好似怕惊扰黑暗里，蠢蠢欲动的潜伏巨兽。我只能将自己裹得更紧，蜷得更小；死死蒙住头，几乎要怀疑自己丧失了听觉。爸妈为什么总要加班？我有些怨怼地想着；手攥住被角，如同濒死的最后一根，救命稻草。

我与黑暗抗争；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。恐惧纠缠成的水藻却缚住我，不肯让我沉入酣梦的水底！——直至凌晨时分，打颤的我极敏感地捕捉到了几丝响动。

在让人发慌发狂的死寂里，一点声音，就像沙漠里干裂的喉咙，尝到一滴冰澈的甘霖！我猛地清醒，翻身坐起来，不肯放松地竖起耳朵，屏声静气，贪婪地去听那轻细的声响。隔着厚重的门，钥匙插进锁孔，鞋跟敲上门槛，公文包磕到茶几，手指与灯的开关触碰，粗嗓与细声交谈……连贯、混乱、高低的声音，跌宕起伏，仿佛驱散恐惧的安魂曲，激昂奏响。

——蓦地，所有声音又渐低，渐轻，汇入无尽的沉默的河流。声音的甘霖流尽了，喉间却仍然干渴难耐，那干渴里还掺着迷惑的痛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又慌乱起来，手脚一点一点收回被子的庇护下；心跳如鼓，呼吸如雷，我再闭紧眼睛拼了命地去听——

——是一步一顿、小心翼翼的，脚步声。

脚步声在我的门前停下；门把手被汗津津地握住，极慢极慢地拧转。我不由自主地睁开眼，盯着那道发潮的木门划开一线光缝；光缝渐渐扩大，拓宽，变粗，增亮，而门也发出这样一种声音：

“吱——呀。”

门的声音，很悠扬，很自在；像是跋涉了一天的旅人，倚在树荫下，呼出的一声长而满足的叹息。

妈妈和爸爸，在门后露出一道半侧着的身影。他们没有交谈，只是沉静地伫立在那里；凝视着我。他们的身后，橘黄柔暖的灯光尽情流泻，流入我的眼睛，刺痛我的泪腺；我并不想哭，只是，只是——只能任凭双颊被打湿。透过模糊而透明的视线，我看不清他们日渐衰老的脸；只是觉得，那脸上的表情一定是疲惫而满足的。

多少个夜晚，他们就用一声“吱呀”守护着我小小的床。

有这样一种声音，会驱散死寂的黑暗，代之以温暖的光明。赋予我勇气，赠予我安心，给予我温情。大爱无言；你讷讷不成声，唯有轻启门扉，一望便是一生。